

主編者 再生週刊社
發行所 再生週刊社
地址 重慶慶豐街十號

再生

第四十期

(日七月二年八十二)

特別調查
藏書
每份五分
預定三月五角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重慶慶豐街十號

對於參政會第三次會的期望

梁實秋

參政會第三次會即將開會，祕書處已發出通知請參政員於二月十日以前來渝報到，吾人根據以往兩次開會的經驗，對於這一次會抱有如下之期望：

第一，會場中必須要有自由商討的空氣。參政會之設，原為集思廣益貢獻政府，所以任何問題（尤其重要的大問題）於提出來之後，大家的意見縱然紛歧，亦應從容討論，大多數的意見固然應該服從，少數的意見也應該被尊重。表決之前，儘可辯論，表決之後，就不必再爭執。在議場裏面，儘可爭執，在議場外面，就不必攻擊陷害。有人發出不同的論調，吾人亦不必報以「噓噓」之聲，更不必輕輕的斥人為「漢奸」。有自由商討的空氣，然後纔能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效。

第二，希望參政員到會的人數比以兩次更多。真正有事有病的人，固然可以原諒，沒事裝病而不到會的人是不可以加以原諒的。有的怕路遠，有的嫌盤費大；有的乾脆就是不負責，這都是不合理的。現在國難的嚴重，比以前有加無減，參政員應該更踴躍的來到會，到會就是一種表示，表示他是擁護政府。躲在租界或是躲在外國而高談國事，總不如到重慶在合法的機關裏說話來得有力。也許有人以為他個人的到會與否是無足輕重，這是錯誤的，他到會可以以不提案不說話，但是他的到會仍是有意義的。參政會並不盼望每個參政員都有提案都有意見發表，但確實希望參政員都能到會。

第三，提案可以減少一些。以往兩次會都是提案太多，沒有時間詳細研究，並且也有許多議案在現下根本沒有

詳細研究之必要。我記得在漢口時，在第一次會的談話會裏，馬秉風先生曾說：「諸位如有真知灼見，不妨盡量直說，如其沒有，就請三緘其口」。有許多人，聽了這話不舒服，我當時也不舒服，可是我現在却很佩服馬先生的主張了。我想一個參政員若是不提議案，這不算瀆職。若是勉強尋找題目匆匆忙忙寫上八百字，到處求人聯繫，提出來之後毫無影響，這種提案便可有可無，便除了耗費時間之外無大作用。張伯苓先生所說「要而不繁」，實在還是客氣，我們應該把既不繁亦不緊的保留在別處說去。

第四，無謂的應酬希望減少。實行節約的時候，本應減少應酬，參政會開會只有十天，非常倉促，茶會之類若再佔去一部分時間，當益感時間不敷分配。國府主席茶會招待，使參政員有親見元首之機會，這是有意義的。其他的招待，就大可不必。為國家省幾個錢，為參政員省點時間，豈不甚美？

十四日期目錄

對於參政會第三次會的期望	梁實秋
國聯與中國	張紫敬
日本法西政治之崩潰及其經濟系統之破產	林無夢
關於張君勳先生的公開信(通信)	揚明煒
末路(獨幕劇)	何治安

國聯與中國

(一)

東方的殘酷的侵略戰爭是在演進着，歐洲的西班牙戰爭火網是在擴大着，這些都是世界大戰前夜的序幕曲。目前歐洲的一般情形，尙不致引起大戰的爆發，因為張伯倫欲底投降式的現實外交，可以答應法西斯任何無理要求，這就直接緩和並避開了歐洲任何戰爭爆發的危機。所以張伯倫的外交，成爲歐洲國際活動的重心了。維持集體安全的國際聯盟，成爲戰後帝國主義分贓的機關，各帝國主義分贓不均，他們的矛盾和衝突無法調和，因之國聯的威望頹減，國聯的地位日漸動搖，到現在國聯本身所具有的本能與她本身爲侵略者所張目的除滅，已經完全被張伯倫所代替了。一般愛好和平的人們對於國聯處置的一切國際問題之不滿，甚且對於國聯冷淡漠視而忘懷，這不但是偶然的，就是強者暴者的法西斯的好戰的人們，對他們取遷就讓步甚且妥協的國聯，也表示厭惡了。張伯倫逼走了以國聯爲重心來應付法西斯的文頓外相，這是張伯倫對國聯不置重輕的最具體的表現，到現在國聯已經成了個虛糜金錢的堂皇機關了。一般人不重視國聯，不是個很特殊的現象。

在亞洲方面國聯的地位如何，我們殊爲置疑。人人都知國聯是歐洲的國聯，協助戰勝國維護戰時掠奪的利益的。國聯對歐洲的強暴國家，顯示軟弱無能，對遠東在亞洲的中國極盡欺騙之能事，對強盜的日本更表示束手無策，所以日本根本已不把國

聯放在心上。爲了世界和平和獨立自由平等奮鬥的國人們，對於這個已被揭穿的紙老虎——國聯，應該有澈底的認識。

(二)

「九一八」事變暴發後，我們對國聯始終是忠實的，是愛護的，並且克盡她的會員的責任，任何決議案無論輕到什麼程度，我們都盡最大的容忍，來接受並且準備執行這些決議案。但國聯處置中日事件，不但沒盡她應盡的責任，而且根本放棄了她的神聖義務，一味遷就暴日，所以暴日現在在太平洋沿岸的天地裏，鬧得無法無天！

本來事變之夕，國聯就應發揮她的威能，制止暴日的行動。果然當時國聯能這樣作去，是有相當效力的。可惜國聯中了暴日宣傳之毒。未能瞭解這次暴日行動的重要性，一方面抱着延宕不聞不問的袒日態度，忽視我們的聲請。日本獲得這樣一個有利的國際情勢，大刀濶斧的變幹下去，不能不說是國聯的錯誤。史汀生主義是處置中日事件最值得採用的方法，可是英法袒日情緒的高漲，致未能得到國聯一點反響，這是國聯初步的錯誤。

事實最難辦，任憑暴日如何宣傳，他的侵略的野蠻行動，是不能掩盡天下人之耳目的！雖然在英法支持下的國聯，始終以遷就日帝國主義的要求，作爲解決遠東事件的基本條件。就這還爲暴日所拒絕。我們堅決要求國聯合法制裁暴日，並調查事變的真象，於是乃有所謂來華調查暴日侵略真象的國

張紫敬

聯調查團，遍遊東北各地，輯成有名的來報報告書，曝露了日寇侵略的真面目，主張合理的調解中日事件。在建設中國與鞏固國民政府的兩個條件之下，主張幫助中國技術合作的問題。這一個報告書真能一一的實現了，對於遠東的和平與秩序有很大的貢獻。不過國聯一味示弱，稍微表示一點強硬，日本便翻然脫離國聯，退出他的縛來。從此以後，國聯的內容與外形，成了乾枯的槁子，國聯對暴日是一點辦法沒有了，對我們的要求是敷衍了事。東北傀儡國出現了，她是日本一手製造的貨。在國聯的會議席上只有一個不承認傀儡的議決議，留在國聯權案裏當着一種歷史的陳跡。中國每一個因暴日的侵略所引起的新事件，只是給國聯在議程上添上一個討論的節目，結果看着暴日的兇焰坐大。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暴發，我們長期玩戰宗旨既定，國聯仍不能切實執行她的責任，乃建議召開九國會議，調處中日戰爭。一紙宣言，尙且被暴日斥爲狂悖不理，自然「調處」，暴日更不能接受了。

一九三八年我們正式要求國聯實施盟約第十六條與第十七條，中日戰爭爭到了目前這個階段，我們要求國聯實施這兩條，是被侵略的會員國最合法的層置。這不是額外可求，但我們相了國際騙局的大當，國聯會議裏竟有間解盟約的真意義的不幸現象發生，這已充分證明國聯的命運是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了。最近國聯行政院會議我們更具體的提出幾點要求國聯注意，並與切實執行，但國聯給我們的答案，不是具體的履行我們的要求，乃是令各會員國各別的去考慮援助中國。乾脆的說，我們又受了

國聯的敗壞了。

這是國聯處置中日事件數年來的史實，我們這
樣簡單回憶一下，對於國聯的觀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

我們知道國聯的後台支柱是英法，國聯一切措
施，都是英法策動的，所以國聯對我敷衍躊躇，完
全是牠的後台支柱特別英國在發縱授命。因此我們
應首先看看英法對國聯的表現如何，從而可以推斷
歐人對國聯的觀感是如何的了。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假使英法能使國聯接
受史汀生的建議，也許世界不會像現局勢這樣紊亂
。不過當時英外相西門的言論和英政府的行動，是
明目張膽的幫助日本。持公平正義人道者，不得不
大失所望。英國外相從西門到霍爾，坦護侵略的行
動，是有其一貫性的，對東亞的強暴的日本一味姑
息寬容，對歐洲的法西斯國家意德，也是暗中故意
養成他們的氣勢。墨索里尼發動侵阿戰爭，法露骨
的表示對意讓步，國聯一切制裁意大利的議決案，
因英法之讓步，宣告失敗，把阿比西尼亞竟雙手拱
讓給墨索里尼，而墨索里尼這時已經不採國聯了。
西班牙戰爭的爆發，顯然的，這是兩法西斯間的鬼
，有骨無肉的國聯終於無可奈何墨索里尼，任憑其
亂撞！

希特勒因要求軍備平等，未得着迅速與滿意的
結果，乃宣告退出國聯。其實英國早在準備滿足希
特勒的要求呢！英德海軍協定，完全違背凡爾賽軍
事條款的精神，法國雖煩燥焦急，亦無可奈何了。
希特勒出兵非武裝的萊茵區域，根本扯碎了凡爾賽

條約，同時推翻了根據國聯盟約精神締訂的邁爾諾
公約。這樣一來國聯已經被各侵略國家鬧成個支離
破碎空頭的機關，捷克之被瓜分，是於國聯之無
能和英法之手的。雖然蘇聯早被邀請加入國聯，而
壯聲威，但是國聯已經是瘡痕滿身，不是一國所能
彌補這種缺限的咧。

我們追溯國聯對於侵略的國家行動的放縱，可
以知道，國聯本身存在的價值，是如何低微，牠的
威能是如何紛紛。他對侵略國家一貫的表示無能，
對被略害的國家永久是拖延敷衍，一般酷愛正義公
道的和平大眾們，對於國聯只有失望，在一般人眼
裏的國聯，是一個虛偽無用的東西！

(四)

我們對於國聯的基本認識，應重新估價，應澈
底變更其依賴心。本來我們對國聯的要求，是集體
制裁，不是由國聯發動不靠實際的各別援助的行動
。所以我們根據神聖的會員國的資格，要求國聯實
施盟約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這是正義，任何人不
能嘲為狂妄或譏為搖尾乞憐。在國聯本身條決之下
履行我們的集體制裁要求，實是責無旁貸的事。但
是國聯忽視我們的正當聲請，減輕本身的責任，「
希望」各國單獨考慮援助事宜，這顯然違背十六
七兩條集體制裁的意義，無形中把我們陷入泥淖之
中。本來我全國上下對國聯都懷着好感的，所以有
各種擁護國聯的民眾團體產生，這正是會員國忠實
的表現。牠忽略了我們的請求，也許有他時困難，
我們仍應包容原諒的。不過事實告訴我們，國聯對
我們八年來一切聲請與要求，老是抱着「一貫的具有
成意的敷衍宗旨，到今天國聯對我們還是這一套

把戲，我們實在忍原諒到了最高限度。國聯的試
驗也到了最後的一步了。

現在國聯的存在，已早不為人所注意了。他失
掉了解決國際糾紛的能性，因此我們對國聯再不必
有什麼要求嗚嗚為煩的了，亦不必謂「退出國聯」
而白於天下。我們應確定我們的外交方向，須知今
日無論國內外的客觀的情勢所趨，都要求在國際上
尋覓與國的。

不但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對國聯失望，即向
來拿牠當分贖的靠山的英法，亦拋棄了國聯，採取
各別活動的外交。我們應急起直追，向各國個
別活動。現在英法對遠東問題已開始注意，在英法
對日最近所提出的照會中，顯明的看出牠們覺醒了
過去對日外交的荒謬，及其與中國以實際幫助的決
心。而美國制裁暴日，史汀生的聲明早已明白指出
。惜未能立刻見諸事實，近來美國對日強硬行動，
又出諸英法之前，我們又可深信國聯對遠東問題一
般見解的正確，自然日本在七年來的積弊，美國的
縱容是不能辭其咎的。現在英法美對遠東態度表示
了一致，在精神上給暴日一嚴厲的打擊，提起了我
們鬥爭的情緒，在最近國際情勢的發展上，這點是
非常寶貴的。不惟此也，英美又具體資金中國，法
安南又給我們以運輸的方便，在物質上又給以意一
無情壓迫，因之我們的經濟財政金融更加安定。這
點在我們抗戰的意義上，又是非常寶貴的。自然這
點精神的物質的援助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強力的鬥
取英法美的同情與援助的。但目前這這微薄的精神
的物質的援助，在國聯尚且還沒辦到。進一步，要
求國聯廣大的集體制裁，更是夢想了。我們總要認

日本法西斯政治之崩潰 及其經濟系統之破產

林無夢譯

譯自十二月份蜜勒氏評論報

在談到日本究竟有多少能力繼續作戰時，人們自然而然的會想起下面的問題：日本內部表面活躍和實際潛在的政治上的對立，足以阻止了對中國的軍事行動麼？日本經濟情形很快的可以消滅了戰爭的烽火嗎？這些問題都是密切相互關聯的，勢不能各別求得結論的，但是爲了顯明起見，在求得結論之前，先分開，各別加以分析。

關於第一個問題，必須回溯日本近年來政治上的演變，這已形成了劃時代的階段，一九三八年三月議會通過全國總動員法令之後到五月二十七內閣改組，是日本政府成爲獨裁制運動達于最高峯的時期，這種運動從一九三二年就開始了的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內閣總是由下議院佔多數的民政黨支持，執政黨的，這樣的內閣掌握着政府的命脈，在內政和外交保持自由的政策，但是七年之後，內閣成爲軍人法西斯的，政黨的代表被排斥不得參加，並且有無上威權的統制了日本整個的政治和經濟。

日本議會憲法的被打擊，最顯著的兩次事件：第一就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短短的時期中兩個內閣被推翻，第二次就是一九三六年東京的二二六事變，當這個時期中，軍人法西斯蒂的勢力日漸衰退可是希爾階級自由主義的份子的勢力却漸復抬頭了。

外強中乾的民政黨內閣的地位到一九三一年夏天，更是日瘦千里了，民政黨的內閣在他們的頂盛時代的一九二九年所實施的各種守舊的政策，例如節省經濟，工業合理化，恢復金本位等等到一九三一年加重了世界不景氣給予日本的影響，在這兩年內，日本對外貿易減少一半農業生產幾乎降低了三分之一，這種情形使政府和支持政府的財閥日益疏遠了，他們已經大聲疾呼要重行廢止金本位實行通貨，工人，知識份子，中下階級廣泛的失業，農業上嚴重的危機，促成了大眾普遍的不安，這就使在一九三〇年英倫海約失敗的日本軍人法西斯份子有了極好的宣傳藉口，他們依據他們有利的地位盡力攻擊資本家和政黨之間「腐敗微弱的聯系」，他們攻擊軍縮政策，揭露外幣幣原對華「善鄰政策」的「軟弱」，並且要求建設「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以統制工商業，調整農村的危機，並掃蕩「赤色」惡俗。

這個宣傳隊主要的領袖是一批新的軍官，他們出身小地主宮農及中農以及都市裏的小資產階級，他們逐漸打倒了過去居高級軍官地位的 Chamberlain 一系傳統的獨佔，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這個軍人法西斯蒂系的主腦人物武藏，齋木，和真崎已經統治了最高戰事委員會的一切了，他們主力的後盾

集體制裁的要求已經是失敗，所以我們今後對爭取與國的援助，所走的方向，是應該改弦更張。即我們不應一味追隨國聯，我們應暫緩要求國聯集體制裁，盡力推動各國採取平行政策，但這不是主張完全拋棄了國聯，如果國聯肯大振作一下，執行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盡盡的責任，我們仍當竭誠的接受任何的議決案，在目前一般的情勢看，國聯很難振作起來有所作爲。各國個別的採取平行政策，倒很適於目前環境的需要。我們應該抓住這有利的時機，施展我們的外交策略，達到我們預期的目的。

顯然的，國際大勢所趨，是非常有利於平行政策的，這一點由英美法之注意遠東問題，已經有了初步的基礎，恐怕第二步的事體制裁亦有實現的可能。所以英美法三國單獨採用平行政策將來合作制日的可能性非常大，和中國同利害的大國——蘇聯，亦必因情勢急轉直下，而採取英美法同樣的行動。到這時我們集體制裁的要求，可說有滿意答覆了，不過事在人爲，這要看我們的努力如何了。

國聯接受我們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的要求，就應該按着條款的意思，實施集體制裁，牠計不出此，含混其意，要各國單獨考慮援我制日，把集體制裁的力量，根本分散了。所以國聯所謂集體制裁，各別的平行行動，和我們所謂的各別平行行動與集體制裁之意義就不同了，前者並不包括美國在內，並且根本違反了盟約的意義，「制裁」就是集體制裁，在國聯盟約之下，根本就沒有各別平行行動，後者因爲客觀環境與條件之不足，不能立刻造成集體制裁的行動，但是他們各別採取平行政策，在他們對置遠東問題的一貫的歷史發展上，可說是進步的。並且集體制裁的趨勢，不斷在繼續發展着

是軍隊中較低等級的所謂「少壯派」運動，這一派包括了像土肥原，石原，板垣這種人，他們可以自由支配擁有三百萬會員的退伍軍人聯合會，還有其很多的愛國主義，恐怖主義，密探破壞罷工的各種團體，其中有幾個團體團員份子有資本家領袖人物，有政府官吏，法官，也有高級陸海軍官員，例如平沼男爵領導的「國本社」就是如此的，這些極端派的人物為了避免領袖一元化，他們從不主張把這些各色各樣的反動份子聯合成一個團體。

這些極端派的軍人爲了努力實現目的，他們宣傳和直接行動，雙管齊下的來幹，從一九三〇年起，他們就經常使用兩種百試百驗的法寶之中的任何一種：對內是實行恐怖主義和「苦迭達」，對中國實行軍事自由行動，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濱口首相的被殺，就是他們安排的暴風雨之序幕，到一九三一年三月被破獲打消了的軍事陰謀，官方祕而不宣的過去了，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夜軍部在滿洲進行的軍事行動，使得法西斯運動達于高潮，這次事件激起了民衆普遍的贊助，這時候他們主使的又兩次陰謀都獲得迅速的勝利，民政黨內閣的地位立即一落千丈，到了十一月十一日就壽終正寢？

大發殺新內閣，上台以後，立即以實行禁令兌現，並貶低國債，獲得商業界權威者的歡心，軍人極端派最理想的領袖荒木作了陸相，但是大發首相究竟還是一個有政黨背景的人，並且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普選中，該黨在國會中獲得了極大多數，因此軍人極端派依然必須和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組成的內閣對抗，荒木在其中也不能佔統治地位，因此恐佈主義者仍然繼續奮鬥不肯鬆懈那個會把許多

資本家和自由主義的政治家的名字注在他們勾魂簿中的盟盟團，暗殺了三井系的經紀人團藤原和前民政黨內閣藏相井上準之助，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這種暗潮幾達于實行「苦迭達」以奪取政權，這種風潮的結果，就發生了大發首相之慘死。

到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成立了新內閣，荒木仍留在陸相，軍人法西斯的領袖們盡全力反對政黨人物組閣，首相人選決定了非政黨人物的齋藤，政黨領袖在新內閣中只佔了五個位置，日本如果僅存的一個遺老，西園寺差不多十年來一直堅定的支持民主主義的布爾喬亞系統掌握政權，他運用他的宏才以選擇首相，他曾經選過六個政黨領袖組成了六次內閣，現在他捨棄了那種主張，因此可以說齋藤內閣就是超政黨內閣最早的一個代表，西園寺公維然作了形式上的讓步，但是實際上他即有了不少的收穫，新首相齋藤是一個溫和穩健者，並且是一個名聲彰著的行政員，藏相高橋是一個有權威有能力的保守派金融家，也是反對軍人極端派的先鋒。

差不多有四年之久，在這個內閣以及一九三四年七月成立的岡田內閣，使得軍人法西斯在國內政治上逐漸失去了地位，不過在中國他們可是愈劇地推進，他們在一種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基點上組織偽滿洲國，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攫取了熱河，兩月後侵入華北，強迫簽定塘沽協定，這些步驟，日本國內保守的資本家們並不反對的，他們眼見到奪取滿洲的輕而易舉，他們立即很快地和軍人們在侵華運動聯合起來，但是他們主張前進不能太遠大意了，並且他們也注意到外交和金融上都沒有準備充份時，不能引起「大的戰爭」。

而且這裏包括了非國聯會員的大國——美國，所以美國在目前採用平行政策的國家中，是最忠實最有力的一個。

目前能真正援助我們的國家，只有英法美法蘇四國。美國在裏邊是起着領導與決定作用的。自日寇侵我以來，美國對我們表示了無限的同情，在精神上給我們無限的幫助。最近整個環境已經夠了美國積極注意遠東問題的條件了。但是美國在太平洋勢力的單弱，勢必要拉着有相同感覺的英國合作，乃能在太平洋上對日本收指臂之效，而英國亦具同感。由英美當局屢次以遠東問題爲對象所發表的重要聲明，以及對華貸款，充分的證明了平行政策是在鞏固與擴大。唯英國馬首是瞻的法國，在他致日的照會內，表明他對遠東問題的注意，是與英美相輔並行的。事實上蘇聯早已執行，英法現在發動的一切行動了。但實際上肯幫助我們抗戰的國家不僅是這四國，那些民治的國家以及愛好和平的廣大的人們，早在有形無形的援助我們了。

所以我們爭取廣大的同情與援助，是不能標榜走什麼路線或者走什麼陣線的，凡是同情或援助我的國家與人民，都是我們的同情者與援助者。不過我要特別爭取英法美法蘇這四個國家的同情與援助。

我們的意見總括在下列幾點：

分 助。

(一) 國聯到了無能爲力的時期，我們不可過度的發展，對國聯要有清楚的認識。

(二) 我們回德國聯處置中日事件一貫的歷史的經驗，對國聯要有清楚的認識。

(三) 我們爭取國際的援助，應利用現勢，普遍促進各國採用平行政策，達於集體制裁的目的。

但是在國內，情形迥乎不同了，資本家集議絕力和企圖專權的軍人在奮鬥，從齋藤內閣到團田內閣這幾年來，他們都保持了他們從大戰中和大戰後日本新興資本主義在國家機構上所佔據的地位，他們在國內當權，軍人很難得到他們的幫助。但是在這一個階段過去以後，他們的影響是日漸衰微了。在一九三四年初荒木將軍就退職了，被相高橋雖然允許了增加海陸軍預算但是終竟是有有限度實行的，在樞密院在宮庭中代表財閥的官吏們還是居領袖地位。

國內人民的情感也不贊成軍人極端派，而傾向于溫和的政綱，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的普選兩大政黨中較自由主義的民政黨又獲得大多數，社會大眾黨在眾議院中獲得十八席，成為議會中最進步的一系，社會大眾黨的徵左派，東京「合法的左派」加藤勤十作領袖，也在眾議院中獲得三席，據有這樣的議會這個政府傾向于政黨可以說是非常可能的。

但是這一幅樂觀的情景下面，還是隱藏着陰暗的背影，恐怖主義者利用暗殺以及比暗殺較輕的刑罰來對付那些人並且事實是很明顯的，這些極端派的軍人還能利用花言巧語煽動羣衆中愚昧的迷信宗教的份子，例如所謂「美濃部事件」軍人領袖強迫團田內閣下令禁止這個著名的自由主義立憲法學家寫作，並且內閣還不得不頒佈了「政體澄清」的公文，駁斥美濃部博士把天皇說明為「國家的器官」，他們認為天皇是包孕了國家的萬能的神，這種返歸反動封建的觀念論的論調本身的意義頗為重大，同時這種論爭還有一個另外的政治目標——針對着一本喜德郎男爵，這個人就是代替了平沼作為樞密院院長，他以前曾經發表過和美濃部博士同樣

的自由主義的論調。

當荒木將軍退休了，陸相改由林銑太郎繼任，一九三五年夏林銑太郎將想實行「清軍」計劃，把極端主義的官吏解除了主要的職位，首先從軍事教育總監真崎聞刀，到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一個管職位升遷的軍官被部下暗殺，林銑太郎因此去職，川島大將，那時候對華的情形，軍人極端派進行強迫內閣默認攫取華北五省的計劃，當時的外相廣田正在進行他的五省「自治」運動，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國及國際間反對的情形日益嚴重化，於是這位老狐狸立即圓滑地把土肥原撤職——，他是主持這件事的主腦人物。

正在繼續政治上的鬥爭的時際，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的普選結果，震落了軍人法西斯蒂，讓他們覺醒了潮流已經逆轉，在反對他們了。他們的反應，就是發動日本空前最慘酷最大的「苦迭達」，當三二六早晨，一千四百個兵士和四團的軍官全體譁變，佔據了東京市中心刺殺了四個大官，掌璽大臣齋藤，藏相高橋，陸軍教育總監渡口，還有被誤認為團田首相的，替死鬼松尾大佐，直到二月二十九日他們還是全付武裝的佔據着東京中心區，最後還是天皇御旨才解除了武裝，這次政變雖未能使極端派掌權，但是它却改變了當時政治的外觀，開展了法西斯運動的新紀元。

這次事變無論對於市民，對於軍人方面，都引起了重大變化，關於軍人首領方面，這種影響更為顯著，極端派的勢力突然急劇地降低了，到五月七日出現了一次強迫的，清軍運動，極端派在最高軍事委員會的七個將軍退職了，真崎還被監禁了十八

個月，許多直接參加事變的下級軍官都受了軍事審判，執行槍決，這種處置和結果，和以前的幾次事變以及所謂「愛國的」暗殺異常的不同了，寺內將軍和杉山將軍，一個新的系統掌握了軍權，這些人把前任的許多官員撤了職，在軍隊中加緊了他們這一系的統治。

從一九三一年就逐漸發展的日本經濟上基本的變化，使商業集團起了對軍部方面有利的反應，軍備費用的增多使得重工業在日本工業生產中的比例數顯著地增加了。當一九三一年在總值五，一七八，一三〇，〇〇〇元的工業產出中，紡織業產品佔一，九二六，八〇〇，〇〇〇圓，也可以說是百分之三十七點二，五金業機器及化學工業佔一，七四五，九九〇，〇〇〇圓，就是百分之三十七點七，到了一九三五年工業產品總值增多為一〇，八三六，八九〇，〇〇〇圓這其中，重工業佔五，一五八，一四〇，〇〇〇圓，就是佔百分之四十七點二，紡織業只佔三，三五二，五六〇，〇〇〇圓，就是百分之三十三點九，日本銀行業，工商業巨頭，如三井，三菱之流，他們也是重工業領袖，他們的勢力大增，這些人當然比那些靠出口貿易從事輕工業的領袖們更願意與軍部方面合作，在與舊的財閥在重工業發展上成為敵人的鮎川幸三這種變化特別顯著，鮎川這個人和軍部領袖關係密切，到一九三七年關東軍特命他的企業擔任「滿洲國」的工業開發，如果用政治意義說這種發展，就是日本政治的重心已經從溫和保守的大阪資本家手裏，移到那些未來命運擊于擴充軍備，加強侵略的工業領袖手裏了，這般人當然贊助寺內和杉山，這一系擴充軍備

開展重工業，強硬的外交政策，壓迫國內政治上的反對的計劃，當一九三六年三月，廣田內閣着手實行這種計劃時，國內仍然還存在着強有力的自由主義的反對意見，一般人民對於軍部也保存着深刻的懷疑，主張較溫和的資本家，都集集在大阪資本家這方面，極權的注視着這個新的軍人法西斯的計劃，他們和兩大政黨間過去的聯繫，加以這兩個政黨也正在受打擊。這種種促使政黨領袖，站在軍部相反方面，當廣田內閣當政時候，這些自由主義者的反對，曾無限度的阻止了法西斯蒂的聲浪。但是到林銑大將時代，重工業聯盟得以順利地推進了他的計劃；他們勝利的前展直延續到近衛內閣時代。

此文寫在近衛倒台前之計。

那時候，廣田內閣所有的目的尚未明朗化，只是到一九三六年春天，他們目的的某些要點是顯露出來，當內閣成立不久，藏相馬場對於經濟政策的一篇帶有煽動性的聲明，預指出軍費，徵稅，借債的巨量增多，曾經攪起股票市場的大混亂，利用延長到七月的緊急法令，官方強力地壓迫人民反軍部的情緒。

廣田內閣「強化的」外交政策未能奏效，一九三六年九月川越駐華大使和中國的交涉受到中國強硬的拒絕。外交上影響重大的事件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柏林簽字的日德「反共」同盟，這是公開地表示日本參加了世界政治的法西斯集團，在日本國內民眾反內閣的情緒高漲，尤其是當蘇聯拒絕簽定日蘇漁業協定之後，樞密院曾嚴厲地質問外相，不過在四面楚歌之中的廣田內閣又獲得了一個很小的幫助，意大利也參加「反共協定」，這三弟兄聯合

起來分頭在滿洲，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動手。

終於因為外交和經濟兩方面的原因，在各方面夾攻之下，在一月二十三日議會重復開會後的第二天廣田內閣下台了，在議會中軍部與政府法西斯化的傾向受到劇烈的攻擊，尤其是政友代表濱田岡松的演講表現得最明顯，在這場公開的鬥爭中，陸相寺內企圖解散議會，但是結果却是政府垮台了。後來當宇垣大將被內定為首相時，寺內，杉山，這一系拚命地攻擊他說他是「維持現狀」派的代表，這種激烈的政治鬥爭延續了五天，這一系堅持的不肯派陸相加入宇垣內閣，終於，雖然據有多數人擁護，宇垣大將終不得不放棄組閣的希望，組閣的重任於是落在林銑十郎身上，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成立的林內閣中，沒有一個政黨份子被允許參加，杉山大將考慮之後出任陸相，寺內大將仍退任陸軍教育總監，如此，他們仍然掌握着軍部中的統治權威，結城的出任首相，表示了顯明的政治意義，他早期事業中，曾與一般輕健派的金融資本家聯合，最近和軍部接近，宣言贊助軍部「生產擴張」的口號，他任命前三井系的經紀人池田為日本銀行總裁，是同樣值得注意的，作為國本社的會員的池田是贊助軍火與工業擴張的，這兩個人的實際才幹，使比較保守的資本家集團獲得保證似的放心了，他們非常適于調和資本家的權利並團結他們贊助軍部的計劃，於是他們創設新的政治路線推動日本的實業和財政。

並且取消了馬場計劃中幾項為資本家最反對的稅則，因此資本家毫無留難的接受了他的預算案，修改後的預算在議會中順利地通過了之後。藏相結

成把馬場的預算巧妙的修改，於是迅速的獲得了實業界的信任，在他修改之下的預算比以前減少了二億二千四百萬元，但對軍費並未減少，三月三十一日林銑十郎百相突然解散下院，命令曹選，這個行動，可以說是政治上天字第一號的錯誤，這樣一來使得那些想要隱忍的默受了政府的排斥的那批最反動的政黨領袖也不得不起來反對了，這兩大政黨成立了政黨聯合戰線，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的曹選，他們在總數四百六十六席中獲得了三百五十四席，社會大眾黨也從十八席增加到三十六席，反動的黨派減少了票數，林內閣曾經提出「充實國防」「建立戰時經濟」政策，這是為結城和池田所贊成的，陸相杉山在四月八日說「國家一切設施應以充實軍備為綱紐」，不過無論這一次政治上的失敗，林內閣在他在職期間依然堅定的執行了軍事法西斯的綱領，馬場結城附有增加軍費的預算通過，促使重工業更加速度的膨脹起來，礦業，五金業及化學工業的投資數目，造成了空前的記錄，這也是一九三七年初巨額入超，黃金外流的原因之一，軍部方面和重工業界膠以漆的結合，推翻了過去在高橋當權時代的資本家的聯合，各大政黨重要的領袖，也是跟着軍部的策略走，政黨中少數的自由主義份子在這次林內閣的錯誤中，不過是增加了冒險的力量而已，甚至於在反法西斯的社會大眾黨領袖人物之中也有反動份子。

並且商業組合方面也因為不能聯合一致，力量太小，這可以從社會大眾黨拒絕和加藤勳十領導的「合法的左派」聯合的事實看得出來，因為這種種原因，以致反對政府份子未能利用羣眾擁護和選

與勝利來達到目的，林統首相在失敗以後，留任了一個月，甚至於在這個短短的時期中，他還計劃設立了一個「內閣設計局」，也就是軍部的經濟參謀部。

這些軍閥，認識了林統政治上的錯誤，於是到五月間，他們計劃成立一個「舉國一致」的內閣，以便調和國民與統治階級的敵意，政黨領袖正可以當此重任，當然，軍部首領亦在幕後而牽線的。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近衛內閣成立這個希望算是實現了。永井，和中島，兩個政黨的人物在內閣中各佔了不甚重要的位職，清一色的反動系統，掌握了重權；陸相杉山外相廣田、內相馬場……近衛內閣成立了五個星期之後，就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於是戰爭的激流，沖淨了自由主義的阻礙，促成了法西斯化的計劃更加加速地進展了。

從一九三六年二六事變後就未得出頭的極端派軍人，這時候立刻大顯身手了，就一向被認為是二六事變主動人的真時大將，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官方也照會釋放了，當日同內閣參議會成立時，著名的極端派荒木大將和末次大將都在內，雖然這事也包含有較溫和的如宇垣之流的人物，但是參與這個會的人員，多半是要入閣的，因此他們的參加是頗可注意的了。

十一月間成立的，直屬於天皇的御前大本營，把指揮戰事的全權完全集中於海陸軍首領的手中，到十二月十四日末次大將離馬場為內相，他就職之後，立即檢舉了一大批有急進和自由主義色彩嫌疑的人，受檢舉的三百七十一個人之中有幾個大學教授，例如山川均和大宗寬左派領袖加藤勤十他所領

導的產業組和，左派政黨也同時被解散了。因此在一九三八年前六個月的這些事實，就是日本政治更加法西斯化的開端。

二月和三月的議會的議程，完全集中在三個大問題的爭執，結果，無論反對派的努力，終於都是按照政府有利方面通過了，在三月十二日，巨多的預算，和軍費，幾達八，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之數，在上下兩院都通過了，較大的困難點在於把電氣工業收歸國有的四條法令的實施，這是從廣田內閣時就曾經設法實行而未果的，到三月二十六日，議會延期一天的時候，這條法令終於刪改後通過了，最大的爭執還是在於總動員法的討論，這是軍部應聲蟲的內閣設計局擬定的包羅萬象的法令，一共有五十條之多，這些法令，實際上就是使政府具有至上的權威，統治了，社會與經濟，包括工業，財政，商業，運輸，勞工，出版，以及團體組織，關於勞工方面，這個法令包括強迫工人入伍，禁止罷工與怠工，並授權政府決定工資，工作時間，及其他情形，該法令還規定，未經註明的任何事件，都可以經天皇聖諭來決定，這可以說是對議會的立法權一個直接的威脅。

在四月，——台兒莊大敗之後，——因近衛首相明顯的反對軍部催促實施總動員法的要求，於是又發生了內閣中的紛亂，但是到五月五日，無論近衛雖曾向議會提出保證的事實，可是總動員令主要部分都已着手實行了，距此三星期後，內閣差不多澈底的改組了一次，當五月二十六日，宇垣作了外交與海外事務部長，荒木作了文相，池田作了藏相，到六月三日，板垣繼末次為陸相。在這個重組後的內閣中，海陸軍方面，佔了六個位置：陸

海，外，內，海外及教育，四個位置，由宇垣和池田兩個人分任，池田在一九三七年曾經和結城共同推進「生產增多」計劃，現在他身在兩個經濟上的重職，他在這個危急的時候重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職，是表示了「大企業」的急進份子與急進的軍人進行密切的合作，荒木與板垣的分任要職，極端派在新內閣中大權在握，大家公認原是準備繼近衛上台的宇垣將軍，由於他過去歷史與關係被人們認為是溫和派的，現在受他們的排斥。

從一九三一以來就明爭暗鬥的政治糾紛中的主要角色都集中在這個新內閣中，由於它支持戰爭，和實施總動員法，這個內閣的政策與政策，都是遵循着法西斯運動的途徑前進的，不過，縱使如此，極端派軍人還否認完全統治了內閣和其他機關。

日本的統治階級雖然內部還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可是因為戰爭的烽火，促使他們設法勉強找出共同工作的基礎在政治與經濟兩方面的領域中，他們都應用這個政綱，制止了反對的意見，治服了不安的騷動，並鎮壓了羣衆反戰的浪潮，但是實際上，它的最大效果，不過是日本財政危機的日益加劇而已，在財政方面，日本現在是具有下列互相關聯的兩個問題：第一，過多的戰費；第二，商業及匯兌的問題：

下面的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和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年的預算表，裏面包括了經常費和公債，經過去十八個月中經四次議會通過的經常費和補充費的表可以作為清楚的比較

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議會通過的經常費和公債表(單位百萬)

一九三七——三八：

變出

經常預算

費 二,九八二

戰費

二,五五一

總計

五,五三三

一九三八——三九：

支出一

經常預算

費 三,四一五

戰費

四,八八〇

總計

八,三六五

公債預算

九六八

二,四二三

三,三九一

已發行的公債

七三〇,二三八

一,五〇〇,二九三

二,二三〇,一六一

公債預算

一,一七〇

四,四三三

五,六二二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發行的公債

九〇〇

九〇〇

九〇〇

「材料來源：東方經濟家」：一九三七——一九三八的工商業」還有東京三井經濟研究局的月刊，一九三八四月份」

如果我們參考高橋擬就的一九三六——一九三七的預算表，就可以看出這些巨大的數字之驚人

了，高橋的預算表支出總數才只有二，二七八，〇〇〇，〇〇〇，元，況且，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實際的支出費用數目已遠超過了預算支出數目，這

個情形可以從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移入一九三八一——一九三九的一，一六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的公債的事實求得證明，如果把這個數字加到一九三八——一九三九的公債預算表上，那麼將要成爲六

，七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個驚人的巨數，並且，從這兩個表證明出來日本的耗費從一九三

八年春更加緊急的增漲了，在六月十五日，——就是剛剛會計年度開始不過兩個半月，公債已經發

行了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也就是公債預算總數的七分之一，況且，這數目中還未算上將

來不得不增發的補償正規預算不足的債券數目呢！

雖然政府發行的債券，都可以順利地推銷出去

了，可是通貨膨脹的趨勢使議會舉辦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的信用借款，當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日本銀行發

行的紙幣平均比一九三七年同時期發行的超過了

三七三，〇〇〇，〇〇〇，元並且當全世界物價

普遍降低時，日本的物價急劇的上漲。

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之間，批

發物價指數從二一八，五到二四八，四零發的物價

指數從一七二升到一九八生活費用指數從一九二升

到二五〇此外日本內部財政不安還有這件事實：政

府在一九三七——三八年發行了二，二三〇，〇〇

〇，〇〇〇，元公債，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政府日

發行公債額已達一三，〇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〇圓幾等于日本全國收入的總數，因此人民的負擔

是日益增重了，從一九三七年初，議會實行了三項

修改稅則可以增加稅收大約有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因而一九三八——三九年的預算表收及

的總數可達二，二〇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果按照高橋估計的實際收入爲一，五六二，〇〇〇，

〇，〇〇〇，元，計算下來，就可以看出日本納稅的人民在僅僅一年以內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負擔！

日本借舉債以應付龐大的軍費，是如此的發生

了嚴重的困難。但是，日本的商業與外國的情形是

更危險的問題，一九三七年內，日本的貿易情形，

入超達六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這種情形在

日本只有在一九二四年曾發生過一次，日本在國際

支付上的差額竟達二六二，五百萬元，這是從一九

一五年來所未有的，這種差額的補償，都是靠運出

黃金（八六七，七，百萬元）和白銀（二八，八百

萬元），總計達八九八，五百萬元之區，並且日本

外國的公債證券，和一切可作担保的現金和資產在

一九三七年以前都完全用光了，這一點更足以證明

日本只有靠支付硬幣來維持國際的交易了。

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日本的商業和外國的情

形越發嚴重了，從一月到六月，入口達一，四八四

，〇〇〇，〇〇〇，元，出口總值一，二八八，

〇〇〇，〇〇〇，元，因此人超不過只有一九六

，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七年同時期會

達六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是實際上

並不是日本經濟的好轉，而是日本限制入口貨，減

少了入口貨總值七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並且

日本的出口是減低了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元幾等子百分之二十，這是從一九三二以來日本出

口貿易破天荒的低落，這時候，黃金還是繼續外流

，到七月十九日本流往美國的黃金達八四，三〇〇

，〇〇〇就是二九四，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就在同一天，日本內閣，正式規定了一筆，外匯週

轉費，以便宜購買原料主要是棉花，爲了完成這

個計劃，內閣提議把日本銀行的金準備提出三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運到海外，因此日本銀行

的金準備就減少成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元，無論是日本帝國努力提高金出產，或是誘使人

民把金飾捐給政府，總之作爲日紙幣基金的最後的

金準備都將被擱置一空了。

爲了要制止外匯問題的日趨嚴重，日本官方曾

經擬定了一個包羅廣泛內容激烈的「經濟統制」計

劃，這個計劃第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當一九三七

年一月八日大藏省特定的資助入口的條約，撥款三

〇，〇〇〇或者還多些，後來又減少爲一，〇〇〇

〇。

七十二屆議會決定了「資本統制法」，（在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七日實行的，）規定對於一切與

軍事有關的「急需」的工業需優先投資在同一時期

實施的對外貿易統制法，授權于政府禁止出入口中

將近三百種貨品，統制國內消費的詳細法令也已實

行，例如限制汽油消費，和混合生棉的毛質纖維品

等。

到一九三八年中，日本戰時經濟統制法令，不

得不更加擴大，在六月廿三日內閣採用了「全國物

質總動員」的計劃減少國內消費，禁止物價增高，

鼓勵節約，增加出口，這個計劃以藏相池田爲首領

，很快地就實行了，到六月廿九日，商相又定出來

一大批禁止國內消費的棉織品和鐵器等，小本商入

和顧主都緊擁在店舖前手忙腳亂地趕買必用的物

品，簡直造成了一場大混亂，對於其他各種物品的

禁令，也將繼之而重，這個法令禁止物品之多與嚴

格可以從六月廿四日，藏相和厚生省大臣共同商討

濟那些因物品總動員法的實施而被迫失業的七十萬

到八十萬之多的人，到六月廿九日統制物價的命令

也出來了，由屬於中央價格平抑委員會的各縣平抑

物價會定出標準價格多半比市價低百分之十到百分

之二十，到七月七日內相雇用了三千八百個「經濟

的警察」長駐各縣警察署，監視物價平抑的工作，以

及其他各種統制令的實施。

如果日本能夠從國外借到大批的債，外匯問題

當然可以順利地解決，但是日本在這方面的努力，

還未能收到效果，日本反共協定的伙伴，德國和意

大利，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們外匯問

題，自顧還不能及，當然無力幫助它的，至于德意

和日滿簽定三國商約對於日本軍需品方面也是毫無

幫助，因爲這方面的交易主要是靠民主國的，據可

靠的估計，在一九三七年，日本軍火供給約三大來

源是：美國（五四四%），英國（一七一%），

第三就是荷蘭，（七，四%），美國賣給日本的軍

用品的數量如下，銅，佔九二，九%，汽車及客車

，佔九一，二%，石油，佔六〇，五%，機器，佔

四〇，五%，生鐵佔四一，六%，其他各種鐵（連

鋼在內）佔五九，七%，鋅，佔二〇，四%。

美國在供給日軍火間接幫助日侵略的工作中

，所佔的重要地位，可從軍火管理局公佈的數字上

看得出來，從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到一九三八年六

月三十，管理局統計運往中國的軍火總值僅一三，

七九五，〇〇〇元，運往日本的達九，三八四，〇

〇〇元，這個統計只是限于造成了的軍用器，也就

是軍用品狹義的解釋，如果講到造成戰爭必須的原

料品，這個數字就迥乎不同了，在一九三七年日本

從美國買去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軍火原

料品，在一九三八年前五個月中又差不多值九三，

〇〇〇，〇〇〇元。中國方面，在一九三七年和美

國交易而總額連同非軍用品還不到五〇，〇〇〇，

〇〇〇元，一九三八年前五個月只不過一三，〇〇

〇，〇〇〇元。

我總必須注意現行的中立法並未包含原料品在

內，因此日本在美國買賣上佔了極大的便宜，日本

在機與量兩方面，都必須依靠美國，除了美國市

場上，日本很難從別的地方買到機械，機器上具，

汽車，鑄造燃料，石油等，由于日本軍火原料主要

的依靠美國，因此美國政府或是人民如果對日採用

抵制行動，那麼日本將要受到最大的損失了。

一九三九、一、一七、重慶。

關於張君勳先生的公開信(通訊) 楊明燁

編者先生：

在再生第十期上讀到張君勳先生的「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心中起了熱烈的共鳴！張先生在信中提出來的各點，真是能言我們一般國民所欲言！我國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分崩離析，遍地干戈者已將二十餘年，我們一般老百姓陷於水火者亦已二十餘年，看着國家的勢力一天天弱似一天，敵人的侵略一天天緊似一天，誰都希望有一個統一的，健全的中華民國出現，重振祖宗的餘烈向着光明的燦爛的大道邁進！北伐以來，我們看見全國在政府及領袖的領導下勤精圖治，努力建設，心中不由得暗自竊喜。抗戰以來，我們看見全國各方面都翻然改悟，精誠團結，服從中央，擁護領袖，服膺三民主義，以統一作抗戰的基礎，予貪婪的敵人以致重的打擊，心中更不禁驚喜欲狂！而其中尤以中共共赴國難的宣言最令人感泣交并！共產黨在中國自有相當的歷史，他們的領導者中也有不少英俊之士，無疑的是建國工程中可愛的一大股力量，只可惜這一股力量在國民革命的初期便離開了建國的陣營，向建設的坦途的反面「背道而馳」，致行將告成的建國大業受了許多挫折，建國的力量反變成破壞的力量，相成的力量反變成相銷的力量！現在這一股可愛力量在千鈞一髮的民族抗戰中又復回到三民主義建國的陣營來，這是如何的可欣慰！可是共產黨發表宣言之後，對於自己的宣言雖能實踐一部份，却未能完全實踐，致全國的統一與團結未能臻於盡善

盡美，而抗戰的潛力亦未能全部發揮。張先生向毛澤東氏提出了統一和團結的要求，自然是增加抗戰力量所必要的。毛澤東先生及他所領導的中共對於這種舉國一致的要求似乎也是應該有所回答的。因此，我們自從看見張先生的公開信之後，就抱着熱望而焦灼的心情，期待着中共同人的答覆。可是一個多月來，中共正式的答覆始終沒有看到，却在黨機關報新華日報上看到了林北麗女士的來論——「請教張君勳先生」一文。林女士既不是中共負責人，她的文章又標明為所謂來論，自然不能代表中共的真正意見。然而自林女士文中的言詞論斷來看，却似乎可以代表中共及一般精神恍惚者的錯覺。

林女士同不佞在中學時期曾一度同學，數年不見文章技巧進步至是，真是可欽可佩。然而文章雖美，所言却有謬誤之處。因而引起我對她一點愚見的動機，以補林女士明見所不及。同學有切磋之誼，諒林女士不以我為唐突罷。

張先生公開信中第一點是要求毛澤東先生將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訓練任命與指揮完全託之蔣先生手中，以實現自己的約言，因為蔣先生是今日中國最高的統帥，國家的軍隊當然要受他的任命與指揮，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可是林女士却以為不然，因而提出她的異議的理由。

可是也許是缺少理論的根據吧，林女士的立論却不從真理上立足，而專從張先生的文字上做功夫

。張先生說：「軍隊應屬於國家，不應與特殊主義發生關係」，林女士便說：「軍隊應為立國之主義而奮鬥，故應屬於主義」。且云：「若橫榜曰：『軍隊應屬於國家』，則滿洲國……中華北偽組織……自稱為……國家，吾人亦將率軍隊屬之乎」？我們讀了這一段妙論後，不禁恍然自失！林女士運用字句的技巧何等巧妙！可是只要我們仔細一想，便大大的發現了破綻。軍隊固應為立國之主義而奮鬥，却不能說軍隊便要屬於主義，或與主義發生領導地位的聯繫，就以國民黨來說，國民黨是建國合法領導地位的黨，他的主義為舉國所共奉，却不曾聽見有統率於它的軍隊，共黨所稱的「國民黨軍隊」完全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而不屬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難道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就有「天之驕子」的優先權麼？軍隊應屬於國家，所指的國家當然是本國，不是外國，是「民族性」的，不是「國際性」的。誰又何嘗說過中華民國的軍隊應屬於英吉利或法蘭西來？且就以國家而言，滿洲國「偽組織」何嘗有獨立國的資格？一班傀儡，沒有人民，沒有主權，連自身的生命都保不住，完全是一班釜底游魂，何得謂之國家？世界上除了極少數侵略國為自己的政治策略而外又有誰承認過它們？林女士却欣然承認它們是國家，這不是缺乏政治常識，就是玩文字的把戲玩過了頭！誠恐「張先生沒有作日寇及偽組織的義務宣傳員」，而女士却身先嘗試了！

其次說到「邊區」，「邊區」本來是一樣非羈非馬的東西，在抗戰時期需要繼續統一的今日，自然沒有允許它存在的理由。因此張君勳先生根據共產黨自己的宣言敦促中共迅速廢除此種不合理之割據

狀態。可是在這裏林女士又有與眾不同的觀感。她說：「邊區政府是一種戰時體制」，「其由來，抗戰後北方民衆與軍事間相互維繫之形勢，實使之然」。所以「淪陷區域內人士莫不皆知，且莫不皆贊其體制」。可見我們翻遍各國歷史，也沒有看到戰時有設「邊區政府」的先例，就以法國來說，在歐戰時淪陷區域也不少，是沒有聽到有什麼「邊區」，又以蘇聯革命時列強干涉戰爭來說，烏克蘭，東西伯利亞俱已淪陷，却未聽說有「烏克蘭邊區」或「東西伯利亞邊區」的設立。至於說「邊區」的設立是由於民衆與軍事的相互關係，那麼每一個戰區都應改爲「邊區」了，每一個游擊區都應設立一個「邊區政府」了，可是那麼一來，中國不變成「邊區」世界了麼？

林女士的意思或者以爲淪陷區內，消息阻隔，與中央政府的聯繫不易保持，所以需要「邊區」政府的設立，以補此不足。然而事實上，我們知道，淪陷區內到內地的交通並不怎樣困難，敵人的兵力不敷分配，只能盤踞和線，不能盤踞面，到處有空隙可以給我們往來。所以山東省政府，河北省政府以及察哈爾省政府都毫無困難的秉承中央意志，執行職務。那麼，又何求乎「邊區」政府呢？更何況陝西並未淪陷？

至於說「邊區」政府在名義一方面亦已與省政府，縣政府，市政府相同，因而要取消「邊區政府」，便要「舉中華民國之省市縣政府而廢止之乎」？那更是無稽。中華民國的行政系統自國民政府而下，只有省政府，警察專員公署，市政府，縣政府，從來沒有聽說有所謂「邊區政府」。沒有任何法令根據而貿然下斷語，「邊區政府」和省市縣政府「相同」，究竟從何「同」起？我們又知道陝西省本來已經有省政府了，陝北各縣原來亦自有中央

規定的縣政府，又何必再來巧立名目，說什麼「邊區政府」？現在所謂「邊區」各地的，聽說都有兩個縣長，兩個縣政府，「邊區政府」的縣長有權，中央任命的縣長却無由行使職權！這是何等不合理的現象！要說廢止省市縣政府，否認人所共知的陝西省政府廢止並且，省市縣政府的職權不過奉行中央法令，執行中央所與職務而已，並沒有自立官制，自任官吏，（縣長都須由行政院通過任命）以至自立稅制的權利。現在所謂「邊區」之中，則完全別有天地，世間寧有此等省市縣政府？

總之，「邊區」是一種既無根據又不合理的割據狀態，在目前需要統一的抗戰時期是無論如何不允許有的。林女士不知什麼原故，却認爲「有利於抗戰」，允許其存在，真有莫測高深之慨！

最後說到主義，記得林女士中學時期，黨義一門的成績本來不壞，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似乎應該很清晰的，爲何現在倒反糊塗起來？聽說女士所言，女士似乎連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未能分辨，且把孫中山先生的話斷章取義來證明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爲一而二而一的東西。豈不知孫先生早年批評過馬克思主義，認爲馬克思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而不是社會生理家。且說：「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馬克思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是完全兩樣的。並且即實際而言，共產主義所倡動的勞動革命政策，三民主義則用王道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方法，於是遂垂趨別的。女士將其混爲一談，不備爲天下笑乎？

女士又勸中共共忠於馬、列主義，「摩頂放踵」求其實現，且不要放棄階級鬥爭。但是我們曾經聽見中共自己宣言過放棄勞動階級鬥爭，服膺三民主義，分明是語言在先，現在女士却教他不必實行自

己的階級，只恐教中共行不「信」者不是張君勱先生，而是林女士哩！

或者林女士說這話時，正是上了毛澤東先生的大當。因爲毛澤東先生向來勸他的黨員不要放棄三民主義，同時做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却不知「忠」只能忠於一，「攜貳」便是不忠。俗語說。烈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便是這個意思。不然，所謂「忠」云者，也只是騙人的幌子而已。林女士教共產黨既忠於三民主義，又忠於馬、列主義時，亦曾想到此點不？

所以，依我的意見，中共不相信三民主義便罷，若要相信三民主義，便得將馬克思從「攔置一邊」進步而丟入「東洋大海」。不然所謂相信三民主義云者是決不會成爲事實的。

至於林女士說，張君勱先生所說各點「事有失真」，「說不幸而不善」讀（張先生）書者」將轉以此「庸人自擾」。據我所知，張先生所論各點俱根據毛澤東先生自己所言，有何失實之有？難道女士所知比毛澤東先生自己知道的還清楚些麼？所以只要不是「太」不善談張先生書的人，決不會庸人自擾的啊！

至於說怕說穿了一切容易引起磨擦，因而不說，那是更「要不得」的。今日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期，只有自身的健全與否能幫助它逃出魔劫，而要使自身堅強和健全只有拚命找出自己的弱點而加以補救，沒有諱疾忌醫而忍痛含糊的。至於要求不要發生磨擦，那只有要求發生磨擦的來源自己覺悟，不然就是作金人三緘口也是免不了磨擦的。林女士以爲如何？

末了，我謹以至誠祝福林女士康健，並希望我們的中華民國的統一和團結更進一步，不因林女士的一時之誤有所阻礙！

讀者楊明燁敬上 一月三十日

末路(獨幕劇完)

何治安

蓄：(好像有點怕，顫聲地)呢，你是陳……陳先生嗎？

陳：是的，(慢慢地點點頭)是的(呆呆地向四週看了一遍)……

蓄：(同時眼光凝滯地看着陳，嘴欲動又停，像有許多話要說，但又不知從何說起)……

陳：(自語着)十二年了……(點點頭)整整的十二年，

蓄：你在說什麼？陳先生！

陳：我說「十二年了」，我沒有到這院子裏來，已經十二年了！我看到這(指樹)標榆樹，使我忽然想到了十二年前的事來，(回憶地)哦，

那時候這樹還趕不上一個人高，現在(無限感傷)講不出話來，只用手指擺着，表示樹已經這末高了……現在……什末都變了樣子了……

蓄：(感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這樣長的時間，當然什末都變了(低下頭去)都變了……

陳：對(吳看着靜蓄，像在察看什末似地)張小姐就是你的模樣兒，也變得幾乎叫我不敢認了。

蓄：是嗎？(傷感地)唉老了，一天一天的老了……

陳：先生！你也有點變了……

蓄：唉！變了嗎？(搖搖頭)我想還沒有變吧！因為我的心還是像十幾年前一樣的熱的，

蓄：(心不在焉)什末？你說什末？張小姐。
蓄：我說「請坐」，陳先生！

陳：哦，坐……坐……(坐下來寒暄地)你好嗎？張小姐！時間過得真快，不覺得已經十二年沒有見面了……

蓄：時間快嗎？不見得吧，(感傷地)不見得吧

陳：(點一點頭)也許是的，也許是的……

蓄：(兩人四目相望，一句話也不說，靜了片刻)哦！你喝茶吧？

陳：(微笑)謝謝你，張小姐，(蓄下)

陳：(一望望洗衣桶，又望一望牆外的古柏，外面聲聲又慢慢地響起來了，呢喃自語着)十二年！整整的十二年！

蓄：(蓄提了一盞茶及兩個壺子走上)

陳：(望望蓄)你是在喊我嗎？張小姐？

蓄：(欠身)謝謝你，張小姐！(話中帶刺地)張小姐你真成了典型的賢妻良母了，

陳：(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地)哈哈！典型的賢妻良母，典型的……

蓄：陳，請你不要對一個可憐的女人，太殘酷了！太挖苦了！(低頭)

陳：是嗎？(點點頭)對的，一個可憐的人，是受不住別人的殘酷的，是不是？靜蓄！你在十二年前的時候，沒有想到這點吧？

蓄：陳卓！我們現在都是半輩子的人了，春天早不

在我們的身上，已經是我們的孩子們的了，十二年前的事情，已經是過去了，請別提了吧！(窺視一週)王少山呢？哦，——你們家的先生呢？

蓄：出去了，剛出去，

陳：他還好吧？他現在還好賭錢嗎？

蓄：(不屑地)要不好賭錢那就好了，他這幾年又學上了嫖妓女，抽大烟，一年到頭在外面胡攪。

陳：(關心地)是嗎？我想他一定對你很好吧？因為過去他待你實在太好了！

蓄：什末不太好，那那男人騙女人的騙術，一個男人在追求一個女人的時候，是花言巧語的，只要能得到女人的歡心，甚至於天大的犧牲都不在乎。可是等到女人上了圈套以後，(憤憤地)就再也看不到以前的樣子了，男人，男人都騙子！

陳：(責問地)都是騙子？是你說的嗎？

蓄：不，也不是騙子的，但是，那只是極少數的傻瓜而已……

陳：對，只有傻瓜才是個鍾情的男人！可是女人偏偏情願受騙，誰也不會相信傻瓜，哈哈(佯笑)

蓄：(憤憤地)你爲什末要這樣講？陳卓！你現在

還恨我嗎？

陳：不，我爲什末要恨你呢？

蓄：因為我以前沒有拿與你相等的情感，來報答你，使你傷心，使你發瘋，使你……

陳：(打斷她的話)請你別這樣說，十二年前你要不拒絕我，那我怎末能發憤走出去呢？更怎末能有今天呢？這樣想，我倒應當感謝你哩，

書：你……（不知是苦，不知是樂，忙用別的話來岔開）你這十二年來還好吧？你現在在那兒幹差事呀？

陳：（敷衍地）幹小差事，

書：（埋怨地）你爲什麼沒有實話對我講呢？難道

你現在也不忠實了嗎？

陳：好，好，好，我告訴你大概也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不過請你要保守秘密，（機密地）我在十二年前離開了此地以後，就到處去過我流浪的生活，今天是東；明天是西，任憑着命運來擺佈着，不料「九一八」以後，日本人一天厲害一天的侵略我們，使我感覺了很大的打擊，於是就覺悟了，我不應該那樣的自暴自棄，所以我跟幾個同志，組織了一個勸奸團，專門做救亡的工作，自動的幫助政府，鑄造賣國的漢奸，破壞敵人的一切陰謀，我現在在漢口，因爲漢口發生了一件重要的案件，正犯現在逃到此地來了，所以我特地趕到此地來的，要不然，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回到故鄉——此地來的。

書：爲什麼呢？

陳：故鄉，給我的印象太壞了，我恨它，我……

（賣肥皂者揀担兒走上）

賣：太太！肥皂錢呢？（放下担子）

書：哦，請你等一等，我進去拿給你，（對陳）請

你坐一會兒，（下）

賣：（看看書已經走了，便悄悄地至陳面前與陳耳

語，又把先會兒檢的那張紙遞與陳）先會兒在

這兒檢到的一封漢奸的密信，

陳：（看紙）這是什麼？（明白了）哦！

賣：報告陳主任！這兒就是「王黑虎」的家，

陳：（詫異）噫？這兒就是？

賣：噫，（補充一句）王黑虎的真名子叫「王少山」，

陳主任！請記下來，（從肥皂箱子裏，拿出一支手槍，秘密地遞陳）手槍！

陳：（接過手槍，納入口袋中）有子彈沒有？

賣：只有一棵！

陳：只有一顆？（想一想）好吧！你叫你們兄弟們

到這牆後整理伏好了，注意，一有動靜就動手！

聲：好極了，這一包都是角票子……（賣與陳忙鎮靜了，裝成不認識）（書上）

書：來，給你吧！憑票給賣肥皂者）你先會兒檢

到我們的草紙沒有？

賣：（收起錢）沒有檢到什末紙呀！太太，

好了，去吧！（賣肥皂剛挑起担子要走，忽見

王譚二人滿身大汗，氣喘噓噓地跑上）

譚：（看見賣肥皂者）這不是賣肥皂的？

王：抓住賣肥皂的！他媽的！你把我條條子弄那兒

去了？

賣：（假着急）我不知道什末紙條兒，……

書：他不知道，放了他吧！（賣掙脫了王手，挑着担子急急跑下），

王：放了他？（罵着）他媽的！你這個可惡的東西！

紙條到底給你扔到那兒去了？媽的（舉手打書

書胆怯地向一旁躲避）死人嘍！混賬東西！

陳：（看不慣）王先生！你不能這樣的罵她，你更

不應該打她！

王：（睜圓了眼）你是誰？你憑什末來干涉我！

陳：我不憑什末來干涉你，因爲我看不慣你這種做

丈夫的態度！

王：（不屑地）噫！她是我的老婆，我高興怎末就

怎末着，你是那兒來的？你跑到我們家來幹什

麼的？

陳：（理直氣壯地）我是從外鄉來的，她是我的同

學的，所以我來看看她的。

王：（怒怒）看看她？你不知道我們家沒有男人在

家嗎？

譚：（同時）奇怪！奇怪！這個人根本真是奇怪！

陳：（反駁地）那又有什末關係，世界上還有不准

許看朋友的道理嗎？

王：（野蠻地）我就不准許！告訴你：你別在我王

黑虎的太歲頭上動土，漂亮點，請給我滾蛋！

陳：（怒火也上來了）你這人太缺乏禮貌了，告訴

你，你……

王：（搶着說）別多嘴！快滾！

陳：你說你叫王黑虎是嗎？

王：噫，（譚瘦等地拉一拉王的衣角，被王擺開）

老子就是王黑虎！怎末樣？

陳：（冷笑）哈哈，我敢把你怎末樣！告訴你：我

就是陳卓！（袖出手槍相對）你認識嗎？

王：（驚訝地）噫？（譚偷偷地跑了出去）

陳：你認識我吧？王黑虎！我就是勸奸團專門抓

漢奸的陳卓，我從漢口千辛萬苦地趕到此地來

抓你的！知道嗎？（靜書吳名其妙）走！現在

還有什末說的？

王：（戰鬥地回過頭去看老譚，不料譚早已溜之大

吉了，自語道）噫？譚大已經跑了！

陳：哈哈跑不了他，一會兒他就會來的。放心吧！

喂！快跟我走！

王：（以手探口袋）……

陳：（躊躇地）不許動！舉起你的手來！快！！（王慢慢地舉起兩手）快！（走到王身後，探索他的口袋，見沒有付末，才放下心來）

王：（嚇呆了）……

王：放心吧！我口袋裏是沒有武器的（哀求地）陳先生！請你饒恕我罷，我們以前是同過學的……

陳：別再囉囉！同過學的又怎末樣？就是我的親老子犯了法，我也不會饒的！聽見沒有？這是公事！你還知道你所犯的罪吧？

王：（戰戰兢兢地）陳先生……這……這是幹什末的？

陳：（走去安慰地）哦，張小姐！請你不要害怕，這是我們犯人的。

王：（莫名其妙）犯人？我的丈夫犯了什末法呀？

陳先生！
陳：我現在不能告訴你，張小姐！過些日子你就會知道的，

王：靜蕾！（哀求地）靜蕾！我犯了很小的罪，（示意）你替我求求情！靜蕾！（吸嘴）求求情！

王：（畏縮地）……

王：（只是吸嘴）求求情罷！靜蕾！

陳：不要多說！
王：王仍吸嘴，於是靜蕾上前求情）

王：（不好意思地）陳先生！請你饒了他吧！

他誰然犯點小罪，只要你能饒他就行了，陳先生！

陳：小姐他犯的罪太大了要是能饒恕的話，我早就饒恕他了，況且他是我的同學，又是你的丈夫。

王：（懇求地）陳先生！陳先生！請你就饒恕他這一次吧！

陳：（急了）小姐！我已經說過了，他犯的罪是不

能饒恕的，請你別纏住我！小姐！他犯的罪是應該處以死刑的，是應該槍斃的，（向王走！）

王：（可憐地望著陳卓，慢慢地跪了下來）……

王：（同時）（如冷水潑頭，惡空打了個霹靂，急撲過去，抓住陳的衣服，跪在地下，哀求着）

吧？槍斃？不能……陳先生！（急出眼淚來）你不能槍斃他，因為他是我的丈夫！你無論如何，要看在我的面上，饒了他吧！陳先生！（陳爲難地低下頭去）你不是很愛我嗎？難道你忍心叫我的丈夫給槍斃了嗎？（哭出來）……陳先生！你真要在要槍斃他，就請槍斃我好了！陳先生！陳先生！

陳：（爲難地）小姐！起來吧！（放槍在桌上，雙手去扶靜蕾）起來吧！我實在不能饒恕他，因爲他……（同時，見陳放槍在桌上，即猛撲過去，槍槍在手；陳與王皆驚失色）

王：（得意地笑）哈哈，姓陳的！我們倆本來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何苦要跟我搗亂呢？難道你還記着十幾年前我奪你愛人的仇嗎？

陳：（得意地笑）哈哈，姓陳的！我們倆本來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何苦要跟我搗亂呢？難道你還記着十幾年前我奪你愛人的仇嗎？

王：哈哈，告訴你！我要我的命，老子也要你的命！（舉槍欲擊陳）

王：（維護着陳）你不能！

王：過來！靜蕾！子彈是沒有眼的，

王：（上前擋住他的槍口）你不能！少山！

王：讓開！（推開靜蕾，說時遲，那時快，靜蕾急趨趨護陳卓，阻其射擊，只聽得轟然一響陳卓向旁一閃，靜蕾「哇」的一聲，中彈倒地，王再放第二槍，但槍已成廢物——子彈完了）

王：（陳奮身過來抱住王，於是兩人打成一團，不料陳被王用手槍砸傷，仆倒在地，王遂脫身向

門外逃去，正好，姜大擔一手端着一盤米飯，一手端着盤菜，從門外走進門來，不想與王少山撞個滿懷，童菜與米飯都給撞得滿地，兩隻血也撞得揮了，姜見他們打架，又見靜蕾橫臥血泊中，嚇得魂飛天外，狂喊狂叫，奔出門去）

姜：殺人！殺人！殺人！

陳：（門外驚動了不少人來，王不及逃出，但陳已爬了起來，又撲上前去，與王打成一團，看看陳不是王的對手，被王按倒在地，幸而偵探甲趕到，從王身後，很命地抱個緊，就這樣的把王捉住了，並且用繩綁了起來，陳急去扶起靜蕾，可是靜蕾已奄奄一息了，偵探甲把椅子拉到台中，幫同陳卓扶靜蕾躺到上面，陳登在她的身邊，扶摩她的傷口）

陳：靜蕾！靜蕾！……

門外賣肥皂者，手持扁担，打譚半偻進來，但此時譚已被縛）

譚：（掙扎）哦，這根本……就根本……

王：（打譚一扁担）不許動！

王：（同時門外人聲嚷嚷）

王：捉了個漢奸！

王：說是陳卓來抓的，裏面怎末呢？

王：不要塞着！散開！

王：（吆喝聲）不許說話！裏面有人受傷了！

王：警察來了！

王：散開散開……

陳：（聽見門外的人聲，命偵探甲去掩上了門，門外聲音逐漸稀薄）靜蕾！靜蕾！你怎末了？

王：（斷續地）好……這……是我的……報應……陳卓！請你告訴我……我的丈夫……究竟犯的是什

……

……

……

……

……

末罪……罪……？

陳：靜蕾！你的丈夫他私通敵人，做了漢奸，做了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

靜：……好……？

王：（面愧地）靜蕾，我對不起你，我實在的對不起你……（登到靜蕾的面前）

靜：去！（推開王）你這個無恥的東西！（瘋狂地）

王：（我瞎了眼了，我瞎了眼了！我怎末嫁給這個無心肝的東西！我要早知道他是個漢奸，我一定把他（咬牙）活，活，地，吃，掉！（傷口發得發痛）

王：（默默地低下頭站在一邊）

靜：（手按傷口）

陳：靜蕾！靜蕾！請你靜一靜吧！靜蕾！

靜：拉着陳的手）陳卓！直到現在我才真正的了解你，我恨我以前爲什末不聽你的話，哦，我怎末這樣的糊塗？這樣的糊塗！（幾乎暈了過去）

陳：靜一靜吧！靜蕾！

王：（可憐地）這……我根本，根本犯了什末罪呢？實，你還不承認嗎？陳主任！那張紙條給我，（從陳手中拿過那張紙條）你看吧！（示紙條，王與靜齣出聲）這不是你先會見各處我的，向我要的那個紙條嗎？（應紙條）你把我们「機關地址圖」同「軍事設備地形圖」送給日本人，你得了日本人的錢，就想出賣了國家（打彈半徑嚙巴子）你還有心肝沒有？你還有心肝沒有？

靜：（反駁地）我的錢還沒有到手哩！我冤枉呀！（埋怨地望著王）就都是你替我介紹的好事呀！（用脚去踢王）

王：……

偵探甲：（吆喝地）不要動！（賣肥皂者把譚拉到一旁）

譚：我冤枉呀！我根本……冤枉呀！

賣：（打譚幾拳）嘆你媽的！嘆他媽！走！

譚：……（被賣肥皂者拉出門去）

（門外人聲馬上鼎沸起來）

——漢奸出來了！

——哦！哦！（擁上去）

——打漢奸呀！

——打漢奸呀！！

（衆人打聲）打！打！

——不要亂打！不要亂打！走！

打！打！

打漢奸！打漢奸！

——哦……

（人聲漸定，以至於無）

靜：外面什末聲音？

陳：是老百姓在打漢奸！

王：（渾身戰抖）……

靜：好！打得好！陳卓！請你原諒我，……我不該在十二年前拒絕了你的熱愛，使你受了十幾年的痛苦！哦！我真對不起你！對……不起你……

陳：我一定原諒你的！靜靜！

（門外遠遠地有小孩子叫喊聲）

靜：（吃力地撐起腰來，陳雙手托住她）這又是什末聲音？

陳：（遠遠地）媽媽媽媽……

靜：（同時靜聽）是一個小孩子在喊他的媽媽，（轉向偵探甲）你看過去！（偵探甲下）

靜：（費盡氣力，關切地）是我的小……小！金兒！嗎？……（體力不支，倒了下去）

陳：（聲音微弱地）陳卓！（緊緊地握着陳的手）我不成了，不……成了，你要是真的愛我，希望你在我死了以後，多多的照管我那沒有媽的孩子，他就是我的命……（呼吸不便，一字一頓地）就……是……我的……命……我的……命……

（將要斃氣）

陳：（連聲）靜蕾！靜蕾！

王：（同時急，趨前，登在靜蕾身旁）靜蕾，靜蕾！

（同時觀音庵做佛事的聲響又響了）

靜：（又吃力地撐起腰來，陳一手托住她）陳！陳！

陳：我走上了……末路，真是……對……你……不起……

（嘆氣，倒下）

陳與王皆默默地站了起來

（一切都靜下去，只有聲響在悠悠地響着）

——幕慢慢地落下——

一九三八，一〇，二四，脫稿

【註】

1. 不著即葬：即不可葬。

2. 倭囊死了：即氣死了。

3. 賄攪合：賄胡攪。

4. 胡爾巴都：糊裏糊塗的。

5. 開個八開不可：即大鬧一場。

6. 圓成圓成：即調解的意思。

7. 「九，八，七，」：漢奸的暗號，指一個地點。